

河北作家

屐痕心旅

大车店趣话

田林/文

风流无限热河城，一座避暑山庄皇风浩荡庭院深，北雄南秀三百年，遮蔽的却是几多恩怨几多愁。黎民岂知帝王苦，唯有大红门外烟火气，方使得遥遥边塞无寂寞。自古热河城北连内蒙古南接中原，朔风吹拂始终商贾接踵贸易云集，草原与市井混杂的气息里，街道如织店铺林立，人畜混杂凡尘蒸腾，猛抬眼牛羊骡马已理直气壮进了街，更有头颅高昂的骆驼队，永远目中无人响着铃声向北再向北，那远方，也定是围场坝上大草原。

至今热河城人也懂得，一条御道虽是达官显贵行往紫禁城，平头百姓踩上去，却是凡俗的欢乐与日子。城内多以胡向与沟者称，街道沿袭京城而得名，和坤府、肃顺府、佟王府，草市马市皮袄街，及至东车市轰轰隆隆一盘大车店，落脚的却是南行北走马车夫，由此钉马掌的生意颇红火。一匹马的命，无非日日负重去走路，令人费解的是天下无数大牲口，为何只有马的脚下需钉掌。院子两尊大木桩，头顶横了一道梁，恰似一道虚空之门立在那，车老板将马牵来绳索拢了身，师傅马蹄小心抱在怀，随即月牙刀便“一削二铲三打磨”，及至脚面摞了一块U型铁，“叮叮当当”如同凿了一块硬木头。更多时间里的马顾客，很温顺也很严肃，那表情既无焦虑也无抵抗，诗性的大眼唯有美好的憧憬与远方，再待绳索紧了去，一嘶长鸣通体通达已是身轻如燕了。

当年我惬意出现在大车店，完全是恋着家里几株花。却也真是花儿与少年，如果你足够聪明也足够有缘分，会发现历经马掌浸泡的水，完全可令植物开出格外艳丽的花，也正是这从来无人问津，又历经多少行走磨出的老马茧，一旦入水你便也不得不感叹，那种上天给予的神奇该有多仁慈。

那天坝上下来一匹大黑马，毛发通亮四蹄如碗，草原毫无约束的习心里，眼里闪着莫名其妙的光。主人配合师傅将马稳了柱子上，随后扬长而去下了小酒馆，学艺心切的徒弟也便像模像样干起来，最初一副架势哼着“走西口”，很认真地“一削二铲三打磨”，不想一刀下去了力，马像个高级领导似的动了怒：哪有你这么服务的？就不懂得顾客至上吗？草原马原本脾性大，怒目圆睁将人一脚掀翻脱了身。马惊人更惊，徒弟束手无策连喊惊了惊了马惊了！赶紧来人快来人——黑马疯了似的直奔南大街，很难想象一匹惊慌失措的马，天外来客般高昂脖子拖着一挂挂马桩，一路闪电狂奔该有多滑稽。但师傅毕竟是师傅，眼见远处黑马飞过来，脚下一跃已落了马背上。小徒弟还能说什么？无非你的服务不到位，粗心大意弄坏了人家脚。

江湖之所大车店，到底名声还是好。师傅个个多面手，马的简单病症顺手牵羊便治了。一次车夫领了一匹枣红马，只说肚胀如鼓不吃料。师傅挽起袖子走过去，马门抹

了杏核油，甚至有着望闻问切模样了，随后便伸手进去掏。昔日一匹彪悍的马，居然安静得犹如患者一样等在那，师傅探宝似的慢慢摸，骑马蹲裆猛然急闪身，也许是憋得太久吧，瞬间“噗”地一声响，眼前已热气腾腾绽开一朵马粪花。花脸师傅手到病除，头也不抬直奔水井，洗净再对众人说：肠梗阻的病。天下骡马皆吃草，我闻着咋就这么香！马夫先问多少钱？师傅说：马懂我懂它，你我都是行脚人，要钱还有交情吗？

如期而至的春天，热河城会现出跃跃欲试的兴奋，山腰里杏花抢先便开了，峰峦烂漫鸟鸣蝶飞，如此暧昧的季节里，大车店势必也会有些事情要发生。师傅女人走的早，春风吹拂的女儿日日青葱，窈窕淑女转在人畜混杂院子里，打扫庭院牵马饮水，也总会引得男人目光痴痴停下来。

凡事近水楼台先得月。热河街既无歌舞升平灯红酒绿，亦无烛光摇曳寻浪漫，只是家里徒弟有心计，日常只给师妹修理脚。平民朴素的表达里，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海誓山盟，有的只是钉马掌的手。徒弟一只秀足抱在怀，功夫细腻且温存，姑娘撩眼也会问：马小江，你个样子咋像修马掌？徒弟说，修马掌也是修行啊。姑娘说：这辈子你就修脚吧。徒弟说，马行地上不知天马飞。姑娘随即拧了身：龙生龙凤生凤，钉马掌的能生啥？徒弟脸就有些红，这话可是小眼人，修马掌的牲马驹，日行千里不回头。姑娘就笑了：头顶菩萨看着呢，你们这些男人呵……

大车店人有福气，成婚那天热河街晴天朗日，秋风催动大雁向南飞。恰似一场平民的狂欢，车店大门换了崭新“箩筐幌”，古有仗义疏财孟尝君，一副对联特意请了名人来提笔，赫然醒目“孟尝君子店，千里客来投”。热河人见过大世面，宽敞院子酒席摆了几十桌，肉是方子肉，酒是糠酒“小溪沟”，陶瓷大碗泛青光，刀叉银勺叮当响。来者都是客，虽是带着凛冽草莽骡马味儿，逐一收拾得也很鲜亮，认真地胡子理了发，翻毛大衣上了身，举手投足很绅士也很派头，只是手里依然握着一杆鞭。再待密集鞭炮燃起来，长空里一种声音也格外清脆更响亮，那是赶车人扬起了大甩鞭，“噼噼啪啪”几十杆，响在风中疾风骤雨如炸雷。车马为伍大车店，祈盼的又是多少美好憧憬与向往，新娘花团锦簇笑吟吟，只是新郎一身中山装，笔挺得横着竖看俨然机关大干部……都说长鞭甩不尽的是流年，套马杆拢的是日子，谁知南行北脚大车店，就这么成就了一份世间好姻缘。

至今我家那些花，依然兀自竞相盛开，无论时光里的城市如何变，却也没能阻止花开花落烂漫脚步声。昔日凡俗大车店，如今已是楼群林立万窗通明，有时望在那里也会想，“千年修得共枕眠”，星月更迭当年一对小夫妻，却也该是三世同堂了。（田林，作家，现居承德）

画里乾坤

“鲁一变，至于道”

韩羽/文

郎绍君著《齐白石研究》之121页有一画，为《菖蒲蟾蜍》。蟾蜍俗名癞蛤蟆。眼角一扫，正欲翻开去，忽地发现有一条小绳儿缚住癞蛤蟆的后腿拴在菖蒲上。就是这条绳儿逗我看了又看，笑了又笑。“哈哈，癞蛤蟆被拘留了”。将一幅平庸无奇的画儿变成有趣的画儿就这么容易，只要一条绳儿就足够了。

画上有跋：“小园花色尽堪夸，今岁端阳节在家，却笑老夫无处躲，人皆寻我画蛤蟆。李复堂小册画本。壬子五月自喜在家，并书复堂题句。”李复堂即扬州八怪之一李鱣。端午节民间有迎吉祥祛五毒习俗，因癞蛤蟆为五毒之一，所以“人皆寻我画蛤蟆”，要他画癞蛤蟆以示祛除五毒。齐白石在50岁时壬子年端午节仿李复堂画并录其诗。

画个癞蛤蟆，用小绳儿缚住它的后腿，这想法就令人莞尔。说句不敬的话，李鱣小时候定当顽皮，此时虽已“老夫”，“有虎负隅”，岂能不再“冯妇”，拿这癞蛤蟆捉弄捉弄（反正它是五毒），虽“纸上画饼”，不亦聊以开心，自己挠痒自己笑，快何如之。又岂料，这么一画，满纸尽皆童趣之趣了。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齐白石把玩之，品味之，摹而仿之，重做一回孩子之。

“童趣”之魅力，画犹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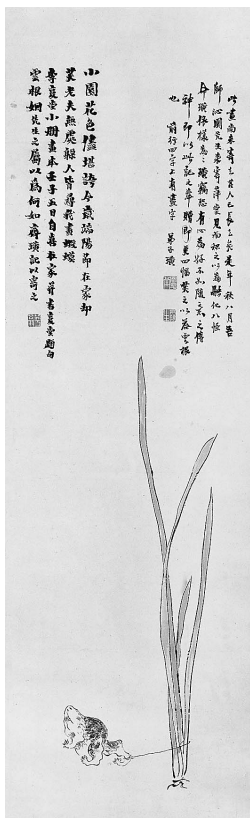
翻到《齐白石研究》271页，又一幅画，是已91岁的齐白石画的了。从这画上仍依稀可以看到《菖蒲蟾蜍》的影儿，只是蟾蜍变作了青蛙，小绳儿变作了水草茎儿。这一变，正像《论语》上那句话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，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

青蛙远比癞蛤蟆招人喜爱，活泼多姿，憨态可掬，小动物而兼有孩子气，在审美上稳操胜券，不待耆龟而卜也。

倒霉的小青蛙，惊慌失措，奋力挣扎，三只同类爱莫能助徒然跃跃，一片骚动，搅乱满塘星斗。看来逆顺穷通拼搏扰攘不只人世间也。

而将小绳儿改画成水草，则是神来之笔。试以二画相较，癞蛤蟆被小绳儿缚住，固可见出儿童顽皮之趣，却无可隐恶作剧之迹。而水草随波漂浮，缚缠住青蛙纯系巧合，阴错阳差，无为之为，“童趣”一变而为“天趣”。

人谓齐白石老年变法，“法”何所指？变在何处？如何去变？就此二画，可窥其一丝端倪否。（韩羽，画家，作家，现居石家庄）



《菖蒲蟾蜍》 齐白石仿李复堂



《青蛙》 齐白石

艺文志

始于白洋淀的梦想

祁淑英/文

那是1949年的春天，我在河北省乐亭第一中学读书期间，班主任戚允武老师在政治课的课堂上，为我们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白洋淀雁翎队进行游击战争的故事。我听了老师讲述的这段传奇故事后，便对这支神奇的游击队充满了敬畏之情，对那风景如画的白洋淀充满向往。

一年后，我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一本描写白洋淀抗日战争故事的小说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。这部小说由作家袁静等人创作，描写了青年农民牛大水 and 杨小梅奋勇参加白洋淀自卫队与日本鬼子迂回战斗的悲壮故事。

书里的故事再次引发了我对白洋淀英雄儿女的敬仰情怀。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，走近白洋淀，走近雁翎队，走近白洋淀深处的英雄儿女。

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我于1950年冬季在乐亭中学毕业后，学校分配我到驻保定的河北团校学习。1951年初春季节，电影《新儿女英雄传》在白洋淀举行首映式，我作为河北团校的学员代表参加了这次首映式。就在这首映式上，在白洋淀的百里湖岸边，我见到了久

仰的白洋淀雁翎队的众位代表，见到了我尊敬的作家袁静。

慈祥的袁妈妈把我这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女亲切地抱在怀里嘘寒问暖，我告诉袁妈妈，我喜欢白洋淀，崇敬白洋淀的英雄儿女，我的梦想是向袁妈妈学习，多多读书，将来也要像袁妈妈那样当一位革命的作家，努力撰写英雄故事。

袁妈妈听过我的一番话语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勉励我说：“好姑娘，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！祝你成功！”

六十年代初，在天津的一次集会上，我以河北日报记者的名义，再一次见到了袁妈妈，她亲切地拉住我的手，我们经过一番叙旧后，她兴奋地说道：“好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已经是一位记者了，距离你的作家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了！我再次祝你成功！”

此时此刻，当我拿起笔来书写这篇散文时，我似乎感到人生的蹉跎，我那并不遥远的梦想，竟然始于美丽的白洋淀，始于我国著名作家袁静的怀抱，我终于没有辜负袁妈妈的嘱托，终于成了书写英雄的传记文学作家。

（祁淑英，作家，现居石家庄）